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四十五、敲破鐵木魚 五十年臥薪嚐膽

原來南曼早就覺著來人眼生，就是仇敵一面，以前多半也未見過，否則憑自己的目力，怎麼也能看出兩分，不知鐵笛子何以這等急法，對方也似有意避開，望影而逃。正在邊追邊想，心中不解，忽見倒騎馬背的一個一面發話，將手連揮，一面揚手發出一溜火光。先當敵人發出暗器火器之類，心方憤怒，待要加急追上，忽見鐵笛子人已立定，正朝火星落處縱去，同時看出那火星乃是一道旗花，作一弧形向空發出，再往下落，並無傷人之意。因是白天，光不甚亮，二女相隔又遠，鐵笛子突然一追，心有成見，只當來人對直跑來，眼看臨近，見了三人方始落荒竄去，形跡可疑，雙方呼喝之聲又聽不出，二馬來時後面又有村人追趕喝罵，雖不知雙方怎會老遠把人認出，始終當作仇敵看待，不曾留意。

及見旗花火星宛如一溜銀線落地即滅，插向冰雪地裡，長只尺許，好似哪裡見過，念頭一轉，立時醒悟。見鐵笛子業已回身，忙即迎上前去。剛一對面，便見鐵笛子手持一枝形如一劍，長約兩寸，劍柄護手上用火烙成雙環記號，似暗器不是暗器的小竹片。

南曼驚道：「那旗花我已想起，正是昔年師父用天山鷹名字縱橫西北諸省常用的信號，已有多年未用。我還是在你未來以前，十來歲上見到過一次，你我下山以前師父曾經說起，歸隱前半年曾被一同道至交將所剩幾枝旗花信號取走，並曾做製，也是一位前輩隱名老俠，名叫左直。」

「八九年前還到我們山中訪看師父，老鐵笛子齊師伯並與同來，聚了十多天方始走開，由此不曾再有信息。此老劍術高強，自成一家，連齊師伯對他都極佩服，方才馬上兩人用此旗花，又有這類雙環信號，莫非岳王廟所遇便是這兩人麼，既是他們，為何離村時節那樣騷亂，彷彿曾在村中擾鬧，被村人追趕出來呢？」

鐵笛子笑笑：「他因何事被人誤會，這個我還不曉得，但這馬上兩位少年正是岳王廟所遇，一點不差。先因隔遠，風雪太大，他們又各戴著一頂皮風帽，更認不出面目，直到內中一位馬上回身發話，叫我不要追他，並說離已回山，不久新桃源便有事情發生，此來也是追趕我們，還借了人家兩匹好馬，因走大道，繞向前面，問出我們尚未經過，村中業已留信，催我速回，我才聽出是他，到了前村定知底細，我們快走。」

說完三人又將未燒完的旗花消滅，匆匆往前趕去。

這條路三人常走，土人十九相識，還未走近，已有幾個少年村人迎上前來，鐵笛子笑問：「你們怎知我來，改了形貌也能認出？」

內中一人答說：「不是為了鐵大爺還不至於得罪兩個好人呢。」

鐵笛子忙問經過，才知那兩個騎馬壯士因由另一條路飛馳而來，業已過頭，趕往前途老遠十里外，忽遇一人，得知鐵笛子等尚未到，並說那是回山必由之路，知道趕過了頭，忙又折回。

恰值腹饑，馬又跑了長路，便往當地打尖。因其馬快人強，新桃源諸俠出山往來均由當地經過，村人多半相識，情感最深，內中兩個少年曾受諸俠大恩，父母全家死裡逃生，得安生業，養了一大群羊，開些荒地，居然溫飽，感恩最切，無形中做了諸俠耳目，看出來人異樣，臨去時又留下一信，令交鐵笛子，事前並曾探詢三人可曾經過，於是設詞探詢。

內一少年村人不合賣弄聰明，盤問太過，說錯了話，來客中有一人又帶女音，形跡可疑，再一故意取笑，說了幾句彷彿三人是他對頭的話，致將這兩少年村人激怒，悄悄溜出，暗中約人，想將那兩人留下，等鐵笛子等到後發落。誰知來人早在前途得信，知道三人必由村中經過，和村人感情甚深，多少有點停留。

同時奉有密令，不宜此時相見，身有急事，就此起身還恐趕他不上，業已改變初計，將信留下，和店主人說上兩句，便自上路，那兩匹馬都是久經訓練的千里良駒，靈慧勇猛而有長力，來人對它又極看重，一路打尖投宿都是先馬後人，早已喂過馬料，裝備停當，雖然鎮店深居地底，但有一條上下馬匹的斜坡，一躍即上，動作迅速，突出不意，如何攔他得住！

來這男女二位英俠一半是嫌村人盤問大煩，有心戲弄。一半也是故意引使生疑，以便鐵笛子到來村人好往告知，免得人不經意，萬一疏忽過去。見兩少年村人面現怒容，相繼退出，知有舉動，心中暗笑，跟蹤上馬飛馳出村。眾村人在為首兩少年領頭之下，拿了器械追出，人馬已跑出老遠。

遙望前途果然走來三人，形貌服裝均與馬上人所說相似，又正朝兩馬追去，內有幾個壯漢便拿了刀棍之類欲往接應，見馬逃遠，迎將上來，見鐵笛子等三人果與方才兩人所說相同，鐵、南二人口音一聽而知，對於當地村人又都相識，不曾掩飾，自然當時認出。三人便告以誤會，那兩個馬上人也是朋友，並非歹人，這時村人俱在等信，紛紛迎上，高高興興一同走進。

鐵笛子問出當地沒有一個生人，打尖的過客尚還未到時候，便請眾人各做各事，不要圍在一起，以防現露自己形跡。並告那兩個少年村人崔細娃、向春，以後就遇對頭歹人有什可疑形跡，也萬不可招惹，以防吃虧受害。真要看出來意不善，可往間中錦屏山望江台崖腳酒店裡尋汪四嫂母子送信，千萬不可露出形跡。

其實連這個也都無須，不過你們好意，我們隱居之處又無人得知，你們看不出來人深淺，滿腔熱心，無從發洩，悶在心裡難過，我們恰巧要在間中過年，要去也可，無事卻是不必。

店主人早將書信交上。三人到了店裡打開一看，才知那號稱鐵雙環的俠士還是新婚夫婦。男名勞行健，乃昔年有名俠盜鐵蜈蚣勞康最小的一個孫子，從小便被大俠左直收去，雖是最後收的一個徒弟，因其從小用功，盡得師門真傳，成了傳衣鉢的弟子。乃妻卞綠萍本領也不在他之下，雙方本無淵源，因同在外行俠仗義，除暴安良，無心相遇，日久情深，去年方始成婚。

鐵笛子平日曾有一點耳聞，只知道底細，信上所說也不詳細，大意是前在岳王廟相遇，本欲當面領教，一則還有一點小事顧忌，二則時候也來不及，等到事完想要追往相見，先遇賀回，說黑雕業已闖禍，不宜在外停留，已經夏太師叔令其回山等候，並令勞氏夫婦順路代訪一人，將夏南鷺的信送到，然後追上三人，告以前事。

勞氏夫婦本來急於與三人相見，事完便往前趕，並還向人借了兩匹快馬，沒想到三人沿途耽擱，走得雖快，反而落在後面，雙方取路又各不同，直到追出老遠均未發現蹤跡。眼看相隔間中已近，方想三人已快到達，還送什信。新桃源地勢隱僻，人口是一曲折幽深、長達兩三里的山洞，中間並有許多阻隔，外人無法走進。翻山過去環村峭壁排空，難於翻越，還在其次。

這兩匹馬均是千里良駒，問人借來，放在山外也不放心。又料三人也許不曾走過，正打算再走一站，分途改由小路往回尋訪，忽又遇見一位前輩英俠，說三人走的是另一條路，途中耽擱了幾天，又有兩處繞越，所以落在後面，但是你們此時不宜相見，可速往三人來路迎去，最好背人相見，就完就走，不要停留，能用別的方法把話傳到，不與見面更妙。

並說，目前仇敵正在大舉發難，因還不知新桃源那兩條出口，如照以前專由山洞秘徑出入也還無妨，為了近三年來山中諸俠覺著一向平安無事，又在無意中發現一處崖縫，覺著由此出入方便得多，地勢也極隱僻，口外並有一個小村掩蔽，並作守望，人口就在靠近山腳人家菜園之內，外表看不出來，佈置周密，當可無害，不知怎的竟被仇敵看出破綻，但還不知底細。也未有人深入。

如今派了許多有本領的徒黨化成行商旅客，已往間中一帶窺探，也許發難甚快，不等明春便有變故，也許還有兩個自恃本領的凶賊不等群賊會齊先往生事，正邪相對，積怨甚深，宛如水火，不能並立。如今所有仇敵俱都連在一起，內中還有這次救災被七俠強制捐輸，懷恨在心，用重金聘請出來的兇險人物，凶殘甚盛，勢力並不在小。

三人回山路上又曾樹敵結怨，勞氏夫婦又將凶僧放逃，以致形跡顯露。雖因一路變形易貌，未被賊黨看破，因其切齒已久，難得群凶會合，自不放鬆，在未回山以前最好隱秘一點。好在這次仇敵專心一意與新桃源諸俠拼鬥，他那蹤跡事前照樣不願人知，在

大舉進犯以前多半不致為害民間，即使遇上，如被看破，自然當時除害，不可放走，否則便不必去理他，只在暗中察探他的動靜虛實，立時回山共商應付之法。

年底年初如有事情發生，不是來敵真個人多，也無須全數出手，事前將人分配，除山口要道派上一兩個能手而外，東南面那片峰崖看去雖極高險，崖那面還隔著兩條深溝大壑，又有大片密林阻隔，平日蛇獸甚多，連山中土人俱都不敢深入，誰都不曾理會。

但是此崖雖險，並不能擋住這班兇人，只被尋到適當之處登高遠望，便易生疑。再如走近崖頂，看出下面這片樂土，隨時均可下來侵害。上面掩藏之處又多，防不勝防，平日必須多加戒備，至少也要分出一兩個能手長期在外守望，才得免害等情。

三人看出書中大意，山中形勢緊急，否則不會這等說法。指點勞氏夫婦的老前輩雖未明言，料是自己這面的師長，和夏南鶯一樣在暗中相助，所以知道得這樣清楚。不敢怠慢，匆匆吃完便自起身，往中間趕去。途中留意探詢，並未發現可疑形跡，漸覺信上言之過甚。一路飛馳，不覺已到中間江南岸的錦屏山下，因望江崖下有一酒肆，也是山中耳目，意欲先往探詢近日有無可疑形跡，山中可曾發生事故，再往裡去。

到後聽店主人汪四嫂說：「山中戒備森嚴，並曾傳話令其留意，但無事故發生。」

三人心方略定，又見天已下午，當日天氣又好，打算不走山洞秘徑，就在當地吃完夜飯，徑由另一山口入內，就便察看形勢，照信上所說向眾警告，指點一切。主意打定，便要了一些酒菜，坐將下來。

三人雖有一身極好功夫，到底這多日來不曾休息。當日為了早點趕到，只早起打尖時吃了一點，到了山腳便覺饑疲。心想，人已趕回，且喜山中無事故，不如稍微休息，就便吃飽，從容回村，免得回去太早，村中弟兄居民見自己遠回勞苦，置酒犒勞，又多費事。並且山中夜飯吃得頗早，中間還隔著一段難走的路，到時夜飯已過，還要累人重做。

本打算省一點事，就便察看山口形勢，並無他意。因離山口還有二十幾里，不算人村道路，也未命人通知，發出信號。當地背山面江，加以間中氣候溫和，四時花開不斷，水碧山青，風景最好，崖坡一帶更是觀賞之區，見天晴和，一點不冷，酒肆門外又有一座山亭。

二女本意還想去往崖坡上面同飲，後經鐵笛子勸說：「我們雖已回山，並未發現可疑形跡，勞氏夫婦的信決非無因，還是隱避點好。」

二女終嫌屋中黑暗，不能眺遠，於是改坐門前淺坡之上，店主又端來三把藤椅，三人隨意休息，吃了一陣酒菜，覺著精力恢復，饑渴皆止。

正在說笑，忽見山亭上多了兩個年紀快老的人，都穿著非僧非道的裝束，一望而知不是尋常遊客。當地本是一個小村，因離江邊大鎮不遠，雖非水陸要衝，只得十來戶人家，因是風景之區，居民都是近山土著，一半住家，一半兼作山產副業，有的種花出賣，有的經營山中土產、藥材獸皮、竹木器具之類，為了地形高低不等，人家分散，至多兩三家聚在一起，內中倒有兩所酒館，都是孤立崖旁和臨江崖坡之上。

另外一家是個酒樓，設備較好，竹樓也頗高大，山亭建在中間坡上，相隔三人所去酒肆較近，一上一下均可望見。這兩人由酒樓那面走上，開頭三人不曾留意，等到對方坐定方始看出。跟著便見酒樓么師送上酒菜，那二人就在亭中對酌，說笑從容，彷彿專一來此小飲，觀賞風景神氣。

三人均是男裝，打扮又像土著，本來面目已早改變，對方飲酒閒眺，始終未見他留意下面。鐵、南二人卻在暗中看出有異，再一想起山中近來光景，越發生疑，便留了心。隔不一會，正靠在藤椅上不時仰面朝上窺看，見那兩人酒菜要得甚多，擺了一大桌，菜仍送之不已，知道隔崖那家酒樓生意做得大，準備齊全，專賣與有錢遊客，價錢甚貴，對方共只兩人，這等大吃，不計耗費，決不是什麼好的路道。正在盤算，忽聽木魚之聲隱隱傳來，聲甚清越，從所未聞。

附近本有兩座廟宇，常有遊方和尚往來掛單，木魚化緣原不足奇，可是亭上兩人正吃得高興頭上，聞聲好似吃了一驚，內中一個當時起立，先探頭朝木魚來路看了兩眼，不曾見人，又朝同伴耳語了幾句，神情似頗緊張。文嬰在旁看出這兩人神色不對，方想起身去往和尚來路窺探，被南曼暗中止住，隨將店主汪四嫂喊往裡面，令其設法往酒樓中探詢那二人來歷。

四嫂悄答：「亭中兩位客人今年春天曾來遊山，山內外廟宇都被游遍，手裡甚鬆，像是兩個極慷慨的富翁，偏穿得那等神氣。因他裝束古怪，又肯用錢，我母子先曾對他留意，後來看出實是外來遊客，特意來此尋一方外之交，每人均養有極長指甲，對人和氣，舉動又像兩個讀書人，自在江場壩大鎮店內住了十來天，便各坐船走去。」

「後聽船上么師歸說，二人坐船順流而下，只走出幾十里便有數人帶馬來接，老少都有，穿得十分講究，恰巧相遇，給了加倍船錢，就由當地上岸，一同騎馬而去。來那幾人對他十分恭敬，我們都料那是兩個別州府縣的紳富，故意穿著這樣出家人裝束遊山玩水，雖覺這樣有錢的遊客怎無下人相隨，心中奇怪，因見他不曾深入山內，只在近山一帶遊玩，自說後山路險，一處未去，也未打聽你們，舉動斯文，不像會武，也就不曾在意，未往山中送信。」

「前三日忽然又來，因在春天來過，一望而知，酒樓么師是我堂姪，曾對我說，如今天寒，像這樣好的主顧難得遇到，東家對他甚是巴結。因其自說鎮店中人多吵鬧，性喜清靜，並將後樓勻出兩間，請他住在裡面，這兩人甚是高興，先賞了五兩銀子，說是走時還要多付。」

「他們忙上兩三個月也得不到這麼多利益，人家出手這大，走時想必更多，連東家和么師都說今年運氣，可以多殺一兩口豬，沾這兩位客人的光，過上一個肥年。我兒三毛偏不服氣，上次來時便硬說人家來路不正，現在不是遊山時候，這兩人脾氣又怪，住的房只得兩間，那大一片樓房，夜來不論他在與不在，都不許人登樓，必須空出，否則不住。」

「店主吳老漢貪做生意，又覺年終歲逼，日裡偶然還有鎮上來的遊客，下餘只是一些附近居民，貪他那裡火盆大，大家又說得來，前往吃茶烤火談天，他們仗著臘貨醃得多，別的東西也都方便，有了吃客，現殺現做都來得及，知道本地鄉親沒有油水，不事前招呼，只有幾樣現成酒菜、面和抄手（餛飩），這還是近年收成好才常有人去吃。我這小舖子仗著便宜，也連帶沾光，可是太陽還未落山，人便散光，由他包下，也不會得罪主顧，便由他去。」

「這還不奇，最奇是來客吃得十分講究，每天都要單為他殺上幾隻雞鴨，別的菜更不必說，只要有，全須送上，越多越好。共只兩人，怎吃得完，有時高興，每樣還嘗一點，否則一碗碗原封不動是常事。因他照樣付錢，還給得多，剩下來的樂得主人全家上下多打兩次牙祭。」

「以前吳老漢心中不安，勸他少要兩樣，何必做來不吃，白花冤錢，內中一個笑說：平日家中飲食比此還要豐富得多，業已看慣，雖因出遊人少，所用有限，不這樣心便氣悶，酒量又大，喜吃熱菜，菜樣子越多越好，不願吃回鍋的東西，不吃照樣付錢，你只用點心做便了。吳老漢自然不便多說。我三毛卻說，多有錢的人也不應該這樣糟蹋，定是錢來太易，才和水一樣隨便流了出去。正在留心窺探他的動靜，人已離開。」

「這次再來，三毛年輕，遇到生意清閒，常往隔鄰酒樓烤火談天。今早他和我說，這兩客人二次來此，移居酒樓之後每日均命準備上等酒飯，菜要甚多，但不一定都吃。昨日夜裡老早安歇，因其照例不許人上樓，本無一人走上，三毛年輕淘氣，不知怎的恨那兩人。他和吳老漢的么兒最好，夜飯後去往江邊走了一陣，回來因么兒怕鬼，天又有霧，送他回家。這時夜色已深，吳老漢全家都睡，回時想好一個題目，上去窺探。」

「先還恐那兩人看見不快，代人家得罪主顧。等靜悄悄掩到樓上，本意看上一眼，到底何故不許一人上樓，拿了借的東西就往回走，忽見內中一間燈光外映，卻無聲息。只當人已睡熟，隔著門縫往裡一看，床帳已放，床前還放著兩雙鞋子，正要轉身，忽然一陣風過，樓窗本來半開，床帳被風吹起，才知床上並未臥得有人。再掩往別房一看也是如此，越發生疑。」

「今早趕去，恰巧那兩人由外走回，說是快天明前往觀日出，沒有看到，也許明早還去，命么師打兩盆水，一冷一熱。那兩人本有極長指甲，外面還帶著幾根銀套護甲，隔著衣袖常將袖口支起，這時彷彿短去一截。三毛心想，由昨夜起便有大霧，今早更濃，如何往觀日出。

「內中一個姓馬的忽將套甲落了一個在地上，隨即伸手撿起，別人均未留意。三毛眼尖，看出那人三根長指甲均朝裡折轉，與平日所見不同，越發認定不差。因我說過他幾次，只管暗中窺探，並未說起，所以你們來時我未談到。方才三毛打柴回轉，見鐵大爺在此，十分高興，不先往後面洗手，和我說了一個大概。並說，他還想趕往酒樓向吳家公兒問兩句話，轉來再對鐵大爺說呢。」

南曼深知三毛雖只十六七歲，人頗機警心細，便將所聞轉告鐵笛子和文嬰。三人正在低聲商計，準備命人去往山口向村中弟兄姊妹發一信號，一面留在當地察探這兩人的虛實。木魚之聲已似由遠而近，聽去似由右側一條山徑上緩步走來，因有樹林崖角擋住，那一帶枝陀林木又多，人卻無法看見。

亭中兩人已各歸座，似在暗中戒備，表面卻作從容、若無其事光景。鐵笛子何等眼亮心明，雖未看出這兩起人是敵是友，照此情勢雙方必是對頭，如非有意尋敵，也是狹路相逢，否則亭中兩人不會那麼緊張，並帶驚疑之容，斷定少時必有事故發生。敵人之敵即我之友，假定雙方來歷不明，均非善良，也可坐山觀虎鬥，相繼而行。主意打定，仗著地勢得看，便告二女暗中留意，照樣說笑飲食。

那木魚之聲來得甚慢，聽去似往這面走來，隔有頓飯光景還不見人，亭中兩人又分別探看了兩次，也似被崖角擋住，不曾見到。

又隔了一會，和尚未來，三毛卻由房後繞回，將鐵笛子請到後面，悄說：「亭中兩人果極可疑，連昨日夜裡也未臥在樓上，他那長指甲能屈能伸。今日麼師前往送酒，便見他用細絲線綁在手掌之內，不知怎會屈伸如意，這非是兩個強盜不可。」

鐵笛子還在追問，忽聽外面二女笑說：「這和尚怎麼這等神氣！」

忙即走出，坐回原位，和尚已由前面敲著木魚緩步走來，看去果然奇怪可笑。原來那是一個身材瘦小枯乾的和尚，殘冬天氣，穿一件粗黃葛布的僧衣，洗得卻是十分乾淨。人本瘦小得出奇，又在低處走動，遠望宛如一個十一二歲的幼童，走得又是極慢，上身不動，僧衣長可拖地，彷彿腳底有什東西托住，向前緩緩移動，決看不出是在走路。

所敲木魚小得可憐，只用一手拿住敲打，但是響聲極大，老遠都能聽到。這時太陽剛往西下，還未落山，和尚正由淺坡下面走過，相隔一近看得更真，斜陽光中照見和尚面如黃蠟，生得愁眉苦眼，五官彷彿擠在一起，頭又極小，看去雖極醜怪，神態卻極莊嚴。

年紀老少雖拿不准，決不會小。三人都是行家，暗中留意，自從發現以後，看出他呆立地上木人一般，身子僵直，緩緩前移，一手下垂，動都不動，眼皮未見眨一下，料知決非尋常人物，互相對看了一眼。

文嬰正要開口，問那和尚彷彿功力甚深，為何這等光景。忽見和尚立定，先把頭微抬，朝崖上看了一眼，再往前移去。亭中兩人被他一看，直似吃了大驚，觸電一般，不約而同突然並起。剛一離座，又似這樣慌張有些示怯，又同歸座，可是還未坐定，對看了一眼，嘴皮微動，大有驚慌失措、坐立不安之勢。內中一個忽然目射凶光，滿面怒容，由亭中走出。

山亭相隔下面約有三四丈，和尚已由三人所坐小坡旁邊走過，順路轉往正面，三方恰成了一個上下不等的三角，誰都可以看到。亭中兩人略顯驚亂，轉眼也就恢復常態，只是二人一內一外，外面的一個業已走到半崖坡上，另一個憑欄獨立，人已離席，假裝閒眺，目光卻注定下面，手伸腰間，好似握有兵刃暗器之類。

同黨立處也似有心偏向一旁，與之斜對。和尚卻若無其事，右手木魚敲個不停，左手仍是下垂不動。因其行動遲緩，前一人業已走到半坡立定，和尚還未走到崖下，只朝二人仰望了一次，頭都未抬，亭內外兩人卻是如臨大敵，外面從容，內裡緊張，連想故意遮掩，氣已無法沉住。

三人均知雙方就要相對，雖不知那和尚來歷，但見亭中兩人業已現出本來面目，神情凶狡，誠中形外，一望而知不是善良之輩。兩個對付一人，和尚人生得那麼瘦小，動作又慢，雖知此是一種獨門功夫，表面看去到底強弱多寡相差。再一想到三毛所說亭中人揮金如土，夜出早歸，雙手指甲均可拗轉、隨意屈伸等等可疑情形，由不得對和尚生出同情之感。

尤其二女都是生具俠腸，疾惡喜事，這類功夫又和鐵笛子一樣，只聽師長說過一兩次，從未見到。和尚生得那麼瘦小枯乾，亭中兩人本領雖然不曾施展，動作輕快，面又機警，亭外一個腳底功夫極好又已看出，越發偏向一面。

南曼還在心裡，文嬰年紀最輕，更是天真，忍不住悄聲說道：「那和尚雖不像個庸手，走得這等慢法，敗了准死，勝了也追人家不上，對方又是兩個，吃虧太多。我看那兩個穿得非僧非道的既不是什好人，和尚來歷雖然不知，怎麼也比這兩人好，我們到時幫他如何？」

鐵笛子連經好幾位前輩老俠傳授，老鐵笛子更是見多識廣劍俠一流，知那和尚必早探明敵人在此，特意運足全力而來，看去瘦弱遲鈍，實則耳目靈警已極。此時三方相隔均只兩三丈左右，因那崖頂縮在裡面，坡下小徑斜伸向左，和尚到了前面然後折轉，業與自己這面高低差不多。

文嬰語聲雖低，難免被其聽去，本想勸阻，不令開口，繼一想，此舉正好利用，好在相繼行事，暫時並不出手，便用頭微點，低聲笑答：「文妹此言有理，不過我看這位大師父如非必勝，不會來此。人家定有過節，仇恨決不在小，我們只防他那對頭逃走便了。」

說時暗中留意，見和尚的頭微微側了一側，似已驚動，對面兩人彷彿全神貫注來敵，別的均未留意。暗忖：「我們的話似已被人聽去，雙方業已對面，崖上兩人對和尚也必仇恨深重，狹路相逢，雖在警戒，並無逃意，頗似旗鼓相當，人又多出一個，亭中那人手中還暗藏有兵器，此時相持不動，出手必辣，第一次見到這種打法，真有一個看頭。」

看見汪四嫂尚在屋中做事，不知外面就要發生惡鬥還不怎樣。三毛立在旁邊，早聽出三人口氣，兩次想要開口，均被南曼止住。恐其年少氣盛無知犯險，或是把話說錯，留下後患，便借要酒為名，喊往屋內，再借故跟進，匆匆囑咐了幾句，走到外面一看，雙方仍無動作。

文嬰見夕陽已快銜山，和尚到了坡前，便面向山亭，不再移動，手中木魚敲得越響，彷彿向那兩人募化一樣。亭外的一個，便是三毛所說姓馬的客人到了半崖坡上也自立定。木魚越敲越急，亭內外兩人神情也似越發緊張，各將一雙凶睛注視在和尚身上，絲毫不懈。

文嬰知這兩人明是強仇大敵，相逢狹路，如何長此相持，誰也不肯先發？想要開口，又因鐵笛子連番示意，不便多說，心正奇怪，忽然發現亭中還有兩個酒樓送菜的么師似問過客人正收盤碗，忙在一起，亭中那人忽然側顧么師，嘴皮微動，也不知說些什麼，目光卻仍看定下面，並未回頭。

想起此時路靜人稀，又是殘冬時節，遊人早已歸去，這兩人莫要支使么師出什花樣，忍不住悄告南曼：「亭中還有兩個麼師，莫是要等人都走光才動手麼？」

鐵笛子聞言，瞥見內么師業已拿了盤碗由崖那面走下，忽然心動，暗道「不好」，因恐亭中兩人警覺，忙由屋後穿出繞崖而過，仗著身輕行速，晃眼繞過崖去，見那麼師業已走到崖腳，將提盒盤碗放在去往酒樓一面的平石之上，待要轉身往崖前走，因有崖石擋住，上面兩人又對和尚全神貫注，並未看見，忙將么師用手勢止住，喊往一旁，先打出平日信號，再行低聲探詢。

新桃源這些男女俠仗善名遠布，幾於無人不知，雖然諸俠形跡隱秘，近山一帶的居民只當人在秦嶺隱居，不在當地，每次出現形貌又都改變，輕易不露鋒芒，有時人們受到救濟，還不知道是誰，那信號卻都曉得。那麼師又是一個窮人，由汪四嫂手裡得到過

兩次週濟，說是諸俠所贈，知其相識，無奈汪家母子不肯吐露，幾次想要當面拜謝，未得其便。汪家酒肆來往的都是一些窮酒客，怎麼留心也看不出，只得罷了。

不料無心相遇，形貌雖未見過，身材卻與所聞相等，驚喜交集。正要禮拜，鐵笛子忙即止住，問出亭中那人姓穆，未說名字，今日酒才吃了一半，不知何故生氣不吃，先命撤去。後來又說山下和尚吵得心煩，如能多約數人將其趕走，不聽就打他一頓，事完重賞，有一個算一個，只肯上前，全都有份。

么師見那和尚瘦小可憐，無故打罵趕走於理不合，無奈這兩客人財勢彷彿甚大，脾氣古怪，說到必要辦到，不敢違背，又貪得點銀子回家過年，打算先用好言勸告，請和尚離開，再在暗中遞點子（打暗號），說那兩人最恨和尚，不肯施展，向他捐募無用，如肯假裝被逐，不敲木魚，避往一旁，得了賞銀與之平分，不聽再往酒樓和人商量等語。

鐵笛子聽出二賊陰謀，照此情勢，必知敵人不肯傷害善良，特意用銀子買動無知的人向其打罵，分去對方心神，冷不防暗用煞手，越發憤怒，對於和尚也更同情，忙告么師：「可速歸告東家，此是兩個惡賊大盜，所說你萬不可聽，連亭中同事也須設法喊下。和尚是二賊的對頭，本領甚高，轉眼雙方就起惡鬥，如非見你二人尚在亭內恐遭波及，業已發難。如缺錢用，我會給你，你還要代我招呼別人，不令近前來看熱鬧，以防二賊拿人做擋箭牌，一個不巧不死必受重傷，絲毫疏忽不得。」

「幸而這裡人都散居，和尚募緣看慣無奇，又當吃飯時節，無人出視，還好一些。不過，你回到亭中喊人時絲毫不可露出真意，只說下面人少，要他幫忙，到了下面，你們速往酒樓那面，見有人過來速即攔住，也不可以多管閒事。二賊如逃，急速避開，別的話不必多言，快些去吧。」

說完回轉，又等了不多一會，那麼師人頗聰明，並未走上，竟在亭旁半崖坡上招手，將同伴引走。鐵笛子料知亭中麼師一走，雙方便要出手，果然亭中么師是被姓穆的暗中喊住，先在他身後往來做事，一直未停，偶然去往亭後傾倒殘骨，轉眼也就走回。

穆賊全副心神又在下面，先未留意，人走之後忽似警覺，面上立現癡怒之容，嘴皮微動兩次，三人剛聽出是喊那麼師名字，忽聽木魚聲止，和尚將頭昂起，朝著上面笑道：「二位師兄，別來無恙，我已在此恭候多時。事隔多年，你們雖不似我老丑，年貌也都大變，又穿著恒山諸道友一樣的裝束，更易魚目混珠，我都認得出來，莫非我這受盡千災百難，連人形都長不全的沙彌你們還認不出來麼。」

「你留的那麼師業已被人喊走，你方才知我決不違背師規，傷害無辜，想買出點人來為你保命，還可就勢合力暗算，陰謀毒計想得真高，可惜善惡昭彰，不能如你的願，另有能分是非的人，知我要看住你們，暫時不能走開，我又一向窮苦，常人也不會信我好話，業已代我將那受愚的人止住，並將亭中同伙也同喊開。」

「你已失去擋箭牌，我已無須投鼠忌器，任你心機多麼巧妙，有什麼用呢？莫非人家在崖旁說了那一陣，你雖比我隔得稍遠，難道你二人把少陽真訣巧取豪奪了去，練過數十年，相隔三丈以外的活，人家不過上來仔細，聲音稍低，就聽不出來麼？想起五十年前被人用陰謀殘害，又將我姊姊慘殺，害得我五體不能長全，千辛萬苦，九死一生，日夜苦熬連受三年慘痛，死活兩難。」

「如非仇深恨重，立志算這一筆舊賬，差不多每日都想自殺，脫離苦海。總算還有一點骨頭，居然於三年苦難磨折中掙扎出來，和你們相見不止一次，均被陰謀滑脫，未了一次幾中毒計，為你幫兇所殺。我又回山苦練了二十年，事前又托兩友人向外傳揚，說我傷重身死，使你不再防備，新近方始出山重算舊賬。」

「但我一向明人不做暗事，未到以前這小木魚的聲音想已聽出，我因昔年仇恨太深，既是最後一次，你那幫兇自然不能放過。你們費了一年多工夫尋他不到，卻先被我尋著，如今已被我請往山洞之中安居，只是還本，想等把你二請去當面質對再算利息。你二位走到天邊我也必能尋見，避我無望。」

「我已立志，親身算清這筆舊賬，不望旁人相助，只恐有人無知受愚，添出麻煩，使我費事。難得有此一位好心人看出你的陰謀，代我打發，我真對他感激萬分。你倆個不必遲疑，今日之事終須一分曲直，上次你說的話勝者為強，無理可說，我也不必多言。今天我還是孤身一個，倒看看有無公道報應。」

「你們放心，我和從前一樣，雖然放你們不過，只要你們不溜，肯跟我走，決不先就出手。如再不服，我們未次分手到今天又是二十一年了，誰的深淺也不知道，難得聽見我的木魚你們竟不曾走，想有自知之明，知此木魚乃北極寒鐵所制，又是聽熟的聲音，我如不在人間，木魚落在別人手中，此是師門遺物，四寶之一，還可就便劫奪據為己有。」

「如其我並未死，二次出世，或是托了什麼好朋友，既然尋來，無論走到何處也是無用。看意思你們既已打算合力同上，和我一拼，如何還不拿將出來？莫非我所說還有什麼委屈之處？你們有什麼話要說麼？」

和尚聲低而長，字字清晰，一口說完，彷彿氣都不曾緩過。說時，崖上兩人始而呆若木雞，只管注視下面，面容癡厲，目射凶光，但似被人刺中心病，情虛膽怯，無話可答。又似暗中蓄勢待發，一面留意敵人言動，待要乘隙反擊情景。